

海峡两岸人 世代沧桑情

丧礼上的故事

甘耀明◎著

甘耀明

1972年生于台湾苗栗。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、东华大学创英所毕业，做过记者、教师。曾任静宜大学驻校作家，现任儿童创意作文班教师、静宜大学兼任讲师。多次获得台湾地区的重要文学奖项，如“联合报文学奖”“宝岛文学奖”“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”等。2009年出版的《杀鬼》，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展奖。

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

海峡两岸「这世代」书系

丧礼上的故事

甘耀明◎著

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
丧礼上的故事 / 甘耀明著. —北京: 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2.8
(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)
ISBN 978-7-107-24923-5

I. ①丧… II. ①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0823号

中文简体版©《丧礼上的故事》2012年本书由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 同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重制、转载。

丧礼上的故事
SANGLI SHANG DE GUSHI
甘耀明 著

出版人: 殷忠民 罗小卫
统 筹: 魏运华 陈建军
策 划:  华章同人 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
主 编: 施战军 吴婉茹
审 稿: 张华娟
责任编辑: 陈 涓 张好好
特约编辑: 安 阳 黄卫平
投稿邮箱: dz@pep.com.cn bjhztr@vip.163.com
美 编: 王 喆 房海莹
装帧设计: 颜森 设计: 13910562516

责任出版: 郭 绪 张 莹
营 销: 吴海涛 王 玮 徐 琰 张 颖
联系电话: 010-58759316(零售) 58759871(销售)
网 址: <http://www.pep.com.cn> <http://www.alpha-books.com>

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开本: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 印张: 6
字数: 111千字 印数: 0 001-5 000册
定价: 29.80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(联系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: 100081)

“这世代”的愿景：两岸青年文学的通航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出生、大致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成名的资深中文作家，两岸互有所知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一串。近十多年来，台湾地区在大陆较有读者缘的作家几乎都是“五零后”，比如龙应台、张大春、朱天文、朱天心，这几年又加入了“七零后”的骆以军；大陆在台湾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则以“五零后”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“六零后”居多。

大量已经跻身文坛主力阵营的“六零后”、“七零后”以及“八零后”的作家们，他们的创作其实构成了最为活跃的文学现场。而令人遗憾的是，对这一最不该被遮蔽的部分，两岸尚欠缺彼此了解——“这世代”，在这里就是特指两岸文学在

互相知情的程度极其有限的状况下尚属碎金闪耀阶段的这一部分；“这世代”书系，便是意在实现两岸优秀青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互访和交流。

两岸出版传播体制方式的差异，也许是使得双方作品难以大批量互相引进出版的首要原因。台湾作家大都在某一出版机构下签约，由于不同的作家签约于不同的出版商团，在遴选之后，将他们的著作集中在同一书系的工作，就显得极为繁琐和困难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仍有相当优秀的作家暂时无法让大陆读者更多地了解到。大陆作家在发表和出版方面受出版商制约的状况也已出现。

不管怎么说，美好的愿望是共同的，美好的事业总会有美好的真心来推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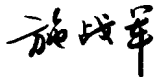
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魏运华副总编辑，重庆出版集团陈建军副总经理，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第一编辑室张好好主任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张华娟主任，以及所有使书系梦想成真的朋友，基于对这一书系的人文意义的充分认知，他们选择了“这世代”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将这九位两岸作家的著作组成的“这世代”书系作为重点选题联合出版，并将五位大陆作家的书引荐给台湾著名出版机构——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。

感谢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将五位大陆作家的著作以“这世代·火文学”的名义，同时在宝岛台湾盛装推出。

本书系特邀台湾著名报人、作家吴婉茹女士共同主编，在她的联络协调下，原有台湾作家备选名单中的四人终于与大陆五人一起加盟到“这世代”书系的第一辑，没有她一丝不苟的主持引荐和大力促成，就没有书系架构的完整。

“这世代”书系第一辑九本书的作者是：台湾的郝誉翔、甘耀明、钟文音和纪大伟，大陆的毕飞宇、李洱、魏微、盛可以和徐则臣，均为当今两岸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“这世代”标志性作家。

每位作家具具有各自的创作个性，而两岸文学心灵的亲近则是不可阻碍的共通性。“这世代”书系的精神价值从筹划之时已经诞生，随着作品的传播，意义定将无限张大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著名评论家 

二〇一二年初夏于北京

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·丧礼上的故事

目 录

永眠时刻 面线婆的电影院 / 1

第一个故事 微笑老妞 / 8

第二个故事 面盆装面线 / 26

第三个故事 癫金仔 / 38

第四个故事 啗鬼 / 47

第五个故事 阿撒普鲁的三只水鹿 / 57

第六个故事 神奇的猪油拌饭 / 67

第七个故事 压力锅煮轻功 / 76

第八个故事 野狼、海王子与乌贼群 / 85

第九个故事 丑不拉鸡 / 102

第十个故事 夏天，带着野猪去远足 / 112

第十一个故事 红色大风衣 / 122

第十二个故事 伟大的赌徒 / 132

第十三个故事 罗福星义犬选拔会 / 142

第十四个故事 猴死囤仔脚 / 151

第十五个故事 素描的荒城之月 / 160

在告别式上的故事 圣诞树上的外星猪 / 169

后记 / 180

永眠时刻

面线婆的电影院

我的阿婆是老顽童，不按牌理出牌，连过身时也是。

那是寒冬之时，阳光正暖，不搬藤椅坐在屋檐下，实在对不起天气。阿婆躺在藤椅上，看着白云在蓝天这大舞台上演出，幻化无穷，多点诡丽的异想，绝对是免费又好看的电影。

在风停时刻，“白云电影”下档，她闭上眼休息，手中抱着阿公生前留下的脸盆，脸盆里躺着猫。她对猫说故事，正是刚刚“白云电影”演的，情节是一匹日本时代的战马渡过家门前的小河时，遭河蚌夹了两个月，最后力竭死亡。那只蚌靠马血过日子，活得更好，随马匹横渡大安溪，一路南下，落脚在百公里外的浊水溪。这就是浊水溪血河蚌的由来。

她说完这故事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这时候变成白云，飘到高处，就能看到更多故事。”接着她放慢呼吸，直到懒得呼吸，就此离开世界没有再回来。阿婆于八十六岁过身，算长寿了。她长寿的

秘诀，竟然是听故事，甚至靠这治病。

其实，阿婆在年幼时差点死去。根据家族传说，阿婆六岁时，生了重病，持续昏迷，死亡的大关即将到来。对有十个孩子的家庭而言，损失一个会不舍，但农忙与粗活会令人无暇悲伤。曾祖父要用草席把六岁的阿婆下葬时，曾祖母不忍，随意嘟哝个小故事，算是给“尪女”（最小的女儿）的礼物。这故事再简单不过了，讲一只充满哲学的羊如何倒立生活了半年，直到所有的羊学它倒立。

阿婆咳了，胸部剧烈起伏，对温暖的故事有反应。她从鬼门关跨出来，往人世间多靠一步。曾祖母认为是好征兆，自此，她抱着阿婆，到处拜访，邀人讲故事当疗药。一则则的故事，无论悲伤、喜悦的，像良药从阿婆的耳朵灌下，“故事药”的疗效将她从鬼门关拉出来。渐渐地，阿婆不只下床，更是活蹦乱跳，说话机灵，就像嘴里随时能飞出麻雀。她活得好好的，调皮捣蛋样来，气得曾祖母得骂她“死小孩”。

阿婆的脑袋绝对是魔法“箬笥”（衣柜），听来的故事藏在里头。而且，她将故事收纳，冬天味的归在一起，秋天味的叠一堆。要是过了好一段时间没听到新故事，她会蹲在树下，吃着烤番薯，将脑袋里的老故事说给自己听，将地上摆的石子当做主角，移来移去权充走位。

这种自言自语、自得其乐的游戏，要是发生在阿婆小时候，外人的评价是正向的“可爱、机灵、太会说话了”。等到阿婆稍

长，却批评她“怪怪的、快给恩主公当义子”。最后，有人断论阿婆得了精神病。对老一辈的人而言，小孩能吃能干活，只要死不了，管他得什么病，所以阿婆自言自语的毛病虽然特别，也没有到达得医治的地步。

阿婆出生在公元一九二一年，没受过教育，知识来自生活。她十二岁时，学会了她这辈子以来最伟大的事——写名字。对从来没上过学、也没有资格上学的小女孩而言，名字是隐形的，除非懂得用笔的力量召唤。教她掌握这道力量的是曾祖父。然而，阿婆懂得写名字那年，曾祖父去世了，死于肺炎。阿婆每次写自己名字时，总会想起自己父亲交给她的这项唯一遗产，无比珍贵。

曾祖父的离开，让曾祖母难过不已，白天干活还好，脑子没得想，夜晚躺上床时，曾祖父的身影像鬼魅般爬进她的脑袋赖着不走。她的脑子没得休息了，抽抽噎噎，泪水直流，老想着丈夫生前的好与坏，这时她会拿发簪在楠木制的床柱划一横。划在床头，表示她想到丈夫的好；划在床尾，想到的是坏。可是，她发现床尾的线条越划越多，仿佛丈夫是恶人，来世间折磨人，而且对他的离去不谅解，这足以让她狠狠再划上一笔，力量之大，木柱发出凄厉的声响，然后，曾祖母大哭起来。

深夜里，她的哭声惊扰了阿婆。这位十二岁的小女孩，打赤脚，拿蜡烛，摸黑爬上曾祖母的床，抢下发簪往床头柱划上一横，再划一竖，又划一横，没有间断过，把曾祖母先前划的刻痕

补成了字。原来阿婆在写名字，整个家族的人列在上头了，曾祖父、曾祖母以及十名子女都有了。

“这眠床是一条船呀！现在开始，大家在一起，没人离开了。”阿婆端着蜡烛说话，鹅黄跳动的烛光敷在脸上，她聪慧一笑。

接着，阿婆爬到凿满了愤怒与缺憾的床尾，那刻痕好深。她照样用发簪替每道刻痕补上几笔，瞧，它们成了龙葵、野兔、乌鹭、鲫鱼、茶杯等图案，线条拙劣了些，但不会被误认成他物。

“那山羊有什么意思呢？”曾祖母问。

于是，阿婆回忆一则曾祖父与山羊有关的故事。它走失在涧谷，曾祖父怎么将它从险地带回来。后来，山羊把晒谷场的草啃干净，成了省油又全自动的除草机。

“那只鲫鱼呢？”曾祖母又问。

于是，阿婆又讲了曾祖父在溪边浅水滩救了只鲫鱼的故事。他把它放回河里，鱼不肯走。曾祖父便把鱼养在贮水缸，鱼则吃了回报。它是天然的净水器呢！免费的。

“蜘蛛呢？”

这下，阿婆又讲了一则怪事。年末大扫除时，曾祖父不忍心用扫把将屋角的蜘蛛丝清除。哪知道，蜘蛛报恩，在门口上结了强力蜘蛛网，不用怕苍蝇、蚊子打扰了。

好啦！阿婆的说话声吸引了家人。九位兄姊从各自房间走来，聚在那酝酿自己生命的床边，听阿婆说故事。有的故事熟

稔，但阿婆述说的细节超出大家的记忆。有的事件微不足道，大家已经遗忘，经过她重提，生动极了。在那晚，曾祖父的生命故事在大家眼前演出。就着打战摇晃的烛火，床柱的图案随每则故事，摇晃线条，像黏蝇纸上不愿垂死的昆虫在努力挣扎，啾一声，它们离开木头，凌空舞动，梦一样虚幻，却充满力量。

每个人不时发出笑声，不时眼眶充满泪水。曾祖母懂了，自己的丈夫未曾死去，只是离去，而且活在大家心中。天会亮，越来越亮，多亏阿婆说的故事，曾祖父的形象在阳光下一样美好清楚。而那张床成了摇篮，曾祖母每晚睡去时，总会梦到最美好的画面。

阿婆用“故事药”治好自己母亲的悲伤。然而，阿婆也有悲伤，对这十二岁的女孩而言，以悲伤来说太沉重，应该说是她难过。没错，她难过世上的故事太少了，便趁天亮跑出去，到村子找故事“解渴”。

这座村子叫三寮坑，阿婆出生在村界。村子像早期台湾大部分的地方，生产芎蕉、稻米、地瓜，水牛到处走动，白鹭鹭点缀天空，淳朴安静，充满了悲欢离合。她总是打赤脚，挥着手，奔向村庄，贪婪地找故事。她走过牛棚，拿草逗弄牛，以示友好。她走上田埂，张开手，让随风摇摆的稻尖搔弄掌心窝。她可以直接到庙边的茄苳树，那里聚集了爱游戏与打架的小孩。但是，她喜欢绕路，往河谷方向走，沿途经过鸟巢、蛇窝与一座清朝古坟，这样能看到更多故事。

她常对墓里的人说话，好得到响应。最常得到的响应，不是

沉默，是路人惊讶地说：“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”

“那我继续说吧！”阿婆回答完，回头又跟古墓里的人聊，“就你最好，不论我说什么、骂什么，都不会走开呀！偶尔跑到我的梦里，夸奖说：‘我躺了这么久，骨头生菇（发霉），幸好你啰唆，我才觉得很生趣。来，小阿妹，我给你一跪呀！’我说呀，坟墓里的好兄弟，我可以继续跟你讲话，但千万别跪了，我会折寿。对了，你以后来我梦里也跟我讲几个故事，不要老是像刚嫁的小媳妇，委委屈屈，讲个话喘得像快渴死的鲫鱼。对了，说到鲫鱼，我来说个有关它的故事好了。”

没错，古怪的阿婆总是“碎碎念”，于是有“面线”这个绰号，客家话是啰唆的意思。要是看过人家吃面，吮面条时，嘴巴发出窸窸窣窣，便能体会这词语多么精准。随年纪增长，她的绰号从“面线”升级成“面线姊”、“面线伯母”，最后成为“面线婆”了。

她“不走大路，专走小径”的怪癖，搞得自己像是躲债的家伙。然而，她这样做有道理的，比如之前讲的，她到庙口找朋友，却迂回走了个僻径，发现有的没的。越走远路越有故事，如果加上好奇心，走了上百回的路也像第一次走时令人充满惊艳，还能跟古坟聊上几句。这就是阿婆。

说起来，阿婆很少离开三寮坑。她在这里成长、结婚、生子、病老、死亡，经历了悲欢离合。所以，她深信天上白云变化就像三寮坑人世的倒影，这“白云电影”百看不厌，也很费

解，得花点想象力才能看透，即使过身前也不忘借此娱乐一次，分享给猫听。

阿婆常说：“快乐时，把喜悦带给他人；悲伤的，自己哭哭就好。”可是她又说，不论是悲伤或快乐的故事，都给人喜悦。她爱听故事，生前便计划好了，身后要求大家来她的丧礼上讲故事。

她说过，她的丧礼上如果有电子花车综艺团，车壳展开，射出七彩霓虹灯的那种呀，也可以。如果是钢管女郎猛扭屁股，浑身起乩的那种，也可以。如果传统的“五子哭墓”，假哭得让扩音器爆音，也可以。她说，反正那是你们后辈的心意，她不会抗议，唯有要求在守灵时，那些路过的、奔丧的、看热闹的人能到灵堂前，好好讲个故事，不管她有没有听过的都行。之后，火葬，烧个干净，死亡不过如此，重要的是如何活过时代，而故事是唯一的足迹。一个人活过，必然有故事。

我是阿婆的孙子，负责在丧礼记录故事，整理成册。这些故事在陈述时，有些没有条理系统，端靠我整理。然而这本书所陈述的故事，不论是否夸张、诡异或悲喜，确实曾发生在这块土地，甚至是你我身边的故事。

至于我是怎样的人，各位读者不用费心了，毕竟这不是在求婚呀！

第一个故事

微笑老姐

过身的是我妈妈，我是她儿子，排行老大。好啦，第一个故事由我来说，有点长，作为暖场好了。以下所讲的故事无关乎我妈妈，重要的是，她也喜欢这个故事呀！

是这样的：

有好几年，我们家没有耕牛。没有牛，自己耕，回到百年前的老方法。我们几个兄弟合力拉绳子，绳子拖着铁犁。控犁的是我爸爸。在烈日下干活，可真难受，嘴唇发白，汗水直流，做完粗活后关节都快绽开了，瘫在田里喘息，直到傍晚才有力气起身回家。

最苦的不是累，是伤口痛。拖绳在我的胸口反复摩擦，烙下痕迹，恰巧是从左肩到下胸的长条状模样。糟糕了，衣服与伤口紧密结合，脱不下来，用蛮力扯会扯下肉块。所以啰，我有一星期没换上衣，洗澡时，皂泡抹了全身，包括那件脱不下的上衣一

并洗。之后，把衣服拧干，坐在田埂上，用微风和自己的体温烘干衣服，这才回床入睡。

“这问题不大，我来解决就行了。”某回我弟弟靠过来，安慰我。

“怎么解？”我说。

“这件事先不能说，包在我身上吧！”

隔天照例拖完犁，累瘫了，饿扁了，困翻了。洗澡时，我脱掉裤子，独留那件脱不去的上衣，闭眼蹲在地上，等待弟弟搓把戏，把我身上那件又臭又烂的抹布变不见。

他说，他数到三，衣服便消失了。他才数到二，一脚蹬住我屁股，两手把衣服往上掀离我的胸口。哇！痛死我了，像大卡车辗过胸口，再撒上醋与火炭。我当下蹦了半天高，回头跟他扭打。我踹他肚子，他砸我脸颊，难缠的场面像是从鸡肚里掏出来的内脏。爸爸从客厅跑来，得知了原委，当下叹气，说：“好啦！年底，我们存够钱，买头牛就行了。”

时间倏忽到了冬天。天气晴朗，亮艳的油菜花弥漫了田野，蜜蜂采蜜。我爸爸吃完早餐，出门走过油菜花田，买牛去了。看他那身行头，头戴斗笠，脚穿雨鞋，可是中间穿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，套用现代的说法只能用失败的“混搭”形容呀！

这西装来由，是家门前有个“发夹弯”，外人时常摔车，留了些死人衣之类的。爸爸拿回来，为了省钱，由自己扮起道士作法，一阵咿咿喔喔后，夸说衣服“干净”了。他出门穿上这套，